

紅樓夢辨
(中)

紅樓夢辨中卷

(六)

作者底態度

大家都喜歡看紅樓夢，更喜歡談紅樓夢；但本書底意趣，卻因此隱晦了近二百年，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。其實作書底意趣態度，在本書開卷兩回中已寫得很不含糊，只苦於讀者不肯理會罷了！歷來『紅學家』這樣懵懂，表面看來似乎有點奇怪；仔細分析起來，有兩種觀察，可以說明迷誤底起原。

第一類『紅學家』是猜謎派。他們大半預先存了一個主觀上的偏

見，然後把本書上底事蹟牽強傅會上去，他們底結果，是出了許多索隱，鬧得烏烟瘴氣不知所云。他們可笑的地方，胡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，已說得很詳備的了。這派『紅學家』有許多有學問名望的人，以現在我們底眼光看去，他們很不該發這些可笑的議論。但事實上偏鬧了笑話。爲什麼呢？這其中有兩個原故：(1)他們有點好奇，以爲那些平淡老實的話，決不配來解釋紅樓夢的。(2)他們底偏見實在太深了，所以看不見這書底本來面目，只是顏色眼鏡中的紅樓夢。從第一因，他們寧可相信極不可靠的傳說（如董小宛明珠之類）而不屑一視雪芹先生底自述，真成了所謂『目能見千里之外，而不能自見其眉睫』了。從第二因，於是有了把自己底意趣投射到作者身上去。如蔡子民先生他自己抱民族主義，而強謂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，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，揭清之失等等。

（石頭記索隱）作者究竟有無這層意思，其實很不可知；因為在本書裏並無確證，那些傳會的話似無足信。以我想來，曹家是正白旗漢軍，並且是大族，雪芹生在這個環境中間，未必主張排滿弔明的。我這層揣想，雖不能證實，但很可以知道蔡先生這個判斷，是含有多少偏見在內的。總之，求深反淺，是這派『紅學家』底通病。

第二類『紅學家』我們叫他消閒派。他們讀紅樓夢底方法，那更可笑。他們本沒有領略文學底興趣，所以把紅樓夢只當作閒書讀，對於作者底原意如何，只是不求甚解的。他們底態度，不是賞鑑，不是研究，只是借此消閒罷了。這些人原不足深論，不過有一點態度却是大背作者底原意。他們心目中只有賈氏家世底如何華貴，排場底如何闊綽，大觀園風月底如何繁盛，於是恨不得自己變了賈寶玉，把十二釵做他妻妾才好。這種窮

措大底眼光，自然不值一笑；不過他們却不安分，偏要做紅樓夢底九品人表，那個應褒，那個應貶，信口雌黃，毫無是處，并且以這些阿其所好底論調，強拉作者來做他底同志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彷彿覺得作者原意也的確是如此；其實他們幾時攷究過書中本文來，只是隨便說說罷了。

這兩段題外的文章，却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紅樓夢作者底真態度，可以排除許多迷惑，不致於蹈前人底覆轍。我們現在先要講作者做書底態度。

要說作者底態度，很不容易。我以為至少有兩條可靠的途徑可以推求：第一，是從作者自己在書中所說的話，來推測他做書時底態度。這是最可信的，因為除了他自己以外，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了解他底意思的。雪芹先生自序的話，我們再不信，那麼還有什麼較可信的證據？所以依這條途

徑走去，我自信不致於迷路的。第二，是從作者所處的環境和他一生底歷史，拿來印證我們所揣測的話。現在不幸得很，關於雪芹底事跡，我們知道的很少；但就所知的一點點，已足拿來印證推校我們從本書所得的結果。我下面的推測都以這兩點做根據的，自以爲雖不能盡作者底原意，却不至於大謬的。

紅樓夢底第一第二兩回，是本書底楔子，是讀全書關鍵。從這裏邊看來，作者底態度是很明顯的。他差不多自己都說完了，不用我們再添上費話。

(1)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，雪芹爲人是狠孤傲自負的。看他底一生歷史和書中寶玉底性格，便可知道，並且還窮愁潦倒了。所以在本書楔子裏說道：

「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。」

「當此日……以致今日，一技無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集以告天下。」

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單剩下一塊未用，棄在青埂峯下。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，靈性已通……因見衆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，遂自怨自媿，日夜悲哀。」

「無才可去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。此係身前身後事，倩誰記去作奇傳？」

「石兄，你這段故事，據你自己說來，有些趣味，故鐫寫在此。」

「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。」

「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。」（以上引文，皆

見紅樓夢第一第二兩回。

從這些話看來，可以說是明白極了。石頭自怨一段，把雪芹懷才不遇的悲憤，完全寫出。第二回賈雨村論寶玉一段，亦是自負。書中凡貶寶玉只是牢騷話頭，不可認爲實話。如第三回西江月一詞，似罵似贊，痛快之極。一則曰，『行爲偏僻性乖張，那管世人誹謗？』二則曰，『天下無能第一，古今不肖無雙。』世人誹謗可以不顧，正足見雪芹特立獨行，翛然物外，無能不肖，雖是近於罵，而第一無雙，則竟是贊。凡書中說寶玉處，莫不如此，足見雪芹自命之高，感憤之深，所以紅樓夢一書，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書原名石頭記，正是自傳底一個鐵證。既曉得書中以作者——即寶玉——爲主體，所以一切敘述情事，皆只是畫工底後襯，戲臺上底背景，並不占最重要的位置。世人讀紅樓夢只記得一個大觀園，真是『買櫝還珠』啊！

(2) 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。雪芹底原意或者是要叫寶玉出家的，不過總在窮途潦倒之後，與高鶚續作稍有不同。這層意思，也很明顯，可以從紅樓夢一名情僧錄看出。所以原書上說：

「知我之負罪固多。」

「更於書中間用夢幻等字，都是此書本旨，兼寓提醒閱者之意。」

「空空道人遂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改名情僧，改石頭記爲情僧錄。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。」（見第一回）

警幻說「……或冀將來一悟，未可知也。」

「快休前進，作速回頭要緊！」（均見第五回）

書中類此等甚多，此處不過舉兩個例子來證實這層揣想罷了。

照高鶚補的四十回看，寶玉亦是因情場懺悔而出家的。寶玉之走，卽由於黛玉之死，這是極平常的套話。許多筭記小說上，往往一個情場失意者，後來做了和尚，或者道士，入山不知所終。我們看得都厭了，雪芹先生何至於如此落人窠臼呢？依我懸想，寶玉底出家，雖是懺悔情孽，却不僅由於失意懺悔底原故，我想或由於往日歡情悉已變滅，窮愁孤苦，不可自聊，所以到年近半百，才出了家。書中甄士隱，智通寺老僧，皆是寶玉底影子。這些雖大半是我底空想，但在書中也不無暗示。十二釵曲名紅樓夢，現卽以之改名石頭記。紅樓夢曲引子上說：『奈何天，傷懷日，寂寥時，試遣愚衷；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。』飛鳥各投林曲末尾說：『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』（第五回）秦氏說：『三春去後諸芳』

盡，各自須尋各自門。』（第十三回）從此等地方看來，似十二釵底結局，皆爲寶玉所及見的。所以開宗明義第一回就說：『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，』又說：『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。』既曰曾歷過夢幻，則現在是夢醒了；既曰當日所有，則此日無有又可知。總之，寶玉出家既在中年以後，又非專爲一人一事而如此的。韻剛以爲甄士隱是賈寶玉底晚年影子，這層設想，我極相信。寶玉底末路盡在下邊所引這幾句話寫出。

『士隱乃讀書之人，不慣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強支持一二年，越發窮了。士隱……急忿怨痛，已有積傷，暮年之人，貧病交攻，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。』（第一回）

從這裏看去，寶玉出家除情悔以外，還有生活上底逼迫，做這件事情底動機。雪芹底晚年，亦是窮得不堪的，更可以拿來做證據了。如敦誠贈詩，

有『環堵蓬蒿屯』之句，有『舉家食粥酒常賒』之句，雖文人之筆不免浮誇，然說舉家食粥，則雪芹之窮亦可知。在本書上說寶玉後來落於窮困也屢見。

『蓬牖茅椽，繩牀瓦竈，』

『陋室空堂，當年笏滿牀；衰草枯楊，曾爲歌舞場；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……』

『金滿箱，銀滿箱，轉眼乞丐人皆謗。』（見第一回）
『貧窮難耐淒涼。』（見第三回西江月寶玉贊）

高鶚以爲寶玉彷彿成了仙佛去了；但雪芹心中底寶玉，卽是他自己，是極飄零憔悴的苦況的。必如此，紅樓方成一夢，而文字方極其搖蕩感慨之致；否則都是些腸肥腦滿的話頭，將使讀者不可耐了。我以阮籍底詠懷

詩，有幾句很可以拿來題紅樓夢。

『嘉樹下成蹊，東園桃與李；西風吹飛藿，零落從此始。繁華有

憔悴，堂上生荊杞……』

這寥寥數語，較續作底四十回，更可以說明作者底懷抱了。

(3) 紅樓夢是爲十二釵作本傳的。除掉上邊所說感慨身世懺悔情擘這兩點以外，書中最主要的人物，就是十二釵了。在這一方面，水滸和紅樓夢有相同的目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水滸作者要描寫出他心目中一百零八個好漢來。但紅樓夢作者底意思，亦復如此。他亦想把他念念不忘的十二釵，充分在書中表現出來。這層意思雖很淺顯，而自來讀紅樓夢的人都忽略了，鬧出許多可惜的誤會。爲什麼知道雪芹是要爲十二釵作傳呢？這亦是從他自己底話得來的，我引幾條如下：

「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……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攷較去，覺其行止識見皆在我之上，我堂堂鬚眉，誠不若彼裙釵。」

「知我之負罪固多；然閨閣中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己短，一並使其泯滅也。」

「我雖不學無文，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，亦可使閨閣昭傳……」

「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，或情，或癡，或小才微善……」

「……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……但觀其事蹟原委，亦可消愁破悶。」

「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……又題曰，金陵十二釵。」（均

見第一回)

這竟是極清楚的話，無須我再添什麼了。既認定雪芹意思是要使閨閣昭傳；那麼，有許多『紅學家』簡直是作者底罪人了。他們總以爲紅樓夢作者要躡蹻閨閣的；所以每每說，這裏邊底女子沒有一個好的。其實這是他們底意思，作者幾時說來？就是在第六十六回，柳湘蓮說：

『你們東府裏除了兩個石頭獅子乾淨，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。』

但這說的是寧國府，並沒有說大觀園裏的人個個不乾淨。依我們富於常識的眼光看紅樓夢（那些『紅學家』底腦筋，是富於玄學性的）十二釵除秦氏鳳姐以外，都不見得有什麼曖昧的事情。即使是有之，作者既沒有說，我們也不可任意污蔑閨閣。這類鹵莽滅裂的論斷，非特表現其讀書

能力底薄弱，並自認人格底破產了。

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觀念，雖較上一說近情理一點，但荒謬的地方，却並不減少。他們以爲紅樓夢是一部變相的春秋經，以爲處處都有褒貶。最普通的信念，是右黛而左釵。因此凡他們以爲是寶釵一黨的人——如襲人鳳姐王夫人之類——作者都痛恨不置的。作者和他們一唱一和，真是好看煞人。但雪芹先生恐怕不肯承認罷。

我先以原文證此說之謬，然後再推求他們所以致謬底原因。作者在紅樓夢引子上說：

『悲金悼玉的紅樓夢』

是曲既爲十二釵而作，則金是釵玉是黛，很無可疑的。悲悼猶我們說惋惜，既曰惋惜，當然與痛罵有些不同罷。這是雪芹不肯痛罵寶釵的一個鐵證。

且書中釵黛每每並提，若兩峯對峙，雙水分流，各極其妙，莫能相下，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，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。若寶釵爲三家村婦，或黃毛鴉頭，那黛玉又豈有身分之可言？與事實既不符，與文情亦不合，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？雪芹大約會先知的，所以他自己先聲明一下，對於上述兩種誤會，作一個正式的抗辯。他在第一回裏說：

『況且那野史中，或訕謗君相，或貶人妻女，姦淫凶惡，不可勝數；更有一種風月筆墨，其淫穢污臭，最易壞人子弟……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豔賦來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，如戲中小丑一般。』

第一句話是駁第一派的，第二句話是駁第二派的，試想雪芹若不是個瘋子，他怎會自己罵自己呢？依第一派，大觀園裏沒有一個好人，這明明